



迟子建

2001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了首届中日女作家作品研讨会。当时我丈夫还能在,他还开玩笑说,“原来我老婆是一女作家呀。”在写作上,我一直没有强烈的性别意识。近些年来,因为个人生活的变故,我不知不觉间写出了以女性视角为主的系列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额尔古纳河右岸》《晚安玫瑰》等,所以时隔十二年后,金泰成先生邀请我来韩国参加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女作家论坛,我欣然应允。从这两个会议的时间跨度上,可以看出这些年来,女性作家身份的标签,其实一直隐秘地贴在我们身体的某个部位,如影随形,只不过我们没注意到而已。那么关于女作家的写作,就有研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了。

女人写作的秘密

迟子建

欣赏很多作家,其中不乏女作家

回望自己的阅读史,客观地说,我欣赏的作家,无论中外,还是男性居多。像英国的莎士比亚、毛姆和乔治·奥威尔,法国的维克多·雨果、巴尔扎克和福楼拜,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美国的马克·吐温、威廉·福克纳、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爱伦坡,拉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德国的海涅,澳大利亚的亨利·劳森,中国的汤显祖、蒲松龄、曹雪芹和鲁迅,日本的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等等。如果再这样罗列下去,那将会是一个漫长的名单。

尽管如此,我喜欢的女作家,也是大有人在。如法国的乔治桑和尤瑟纳尔,英国的勃朗特三姐妹和侦探小说之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德国的克里斯塔·沃尔夫,美国的斯托夫人、玛格丽特·米切尔、奥康纳、托妮·莫里森和安妮·普鲁,澳大利亚的考琳·麦卡洛,加拿大的阿特伍德,南非的纳丁·戈迪默,瑞典的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以及中国宋代的词人李清照和日本平安时代的紫式部。她们来自不同的国度,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她们作品在世界文学艺术的天空,熠熠闪亮。

女性天生慈悲,文字如水般柔软

记得2010年在罗马举行的首届中国意大利文学论坛上,我曾做了一个《月亮的妹妹》的发言,谈的就是女性写作。在我眼里,女作家就像月亮的妹妹。月亮在天上,月亮的妹妹在大地上。月亮没有尘埃,但月亮的妹妹在尘世中,所以女作家的呐喊,皆因蒙尘而生的忧伤。由于女性天性的慈悲,她们笔端流淌的文字,不管多么粗砺豪放,质地都如水一般柔软。她们的文学,也就更接近于天籁之音。比如投水而亡的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拥抱的是河流,而河流是月亮在人间摇篮;再比如法国的乔治桑和波伏娃,不管她们是民主主义者还是存在主义者,不管她们在世人的心目中多么叛逆,多么犀利,多么落拓不羁,她们的文本,透视出的仍然是无边的水汽,惆怅忧伤,如梦似幻,湿漉漉,雾蒙蒙。

英国的勃朗特姐妹,她们在文学史上,都留下了传世之作,夏洛特的《简·爱》,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是文学史上的绚丽之作。很奇怪,我喜欢的一些女作家,生命都像朝露一样短暂。夏洛特·勃朗特活了三十九岁。

岁,艾米莉·勃朗特不过三十岁,美国的奥康纳活了三十九岁,中国的萧红活了三十岁,而风靡全球的美国《随风而逝》(注:中文版翻译为《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歇尔,四十九岁死于车祸。她们更像是月亮的妹妹,将尘世的苦难与哀愁,欢欣与忧伤抒写到极致,就去拥抱月亮了。

女作家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

女作家的写作,没有任何题材是她们不曾涉猎的;没有任何文体探索,是她们不曾尝试的;没有任何枷锁,可以禁锢她们浪漫飞扬的文思。她们写战争历史,写家族往事,写政治风云,写时代变迁,别有洞天,并不逊色于男作家;而在处理家庭伦理、两性关系等一类题材时,更是驾轻就熟,成就斐然。女作家的作品,野心不大,格局却不小。

无论从中国还是世界来看,文学正被商业浪潮裹挟着,在弥漫全球的空虚中,陷入迷茫。为了畅销,以写暴力、丑陋、变态的性为要素的作品,纷纷出笼。而这样的作品,极少有出自天性喜洁的女作家之手。女作家们还是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独处一隅,守护着文学的尊严,让文学的审美,像清凉的钟声一样弥散。

再说谈说越纷争走向和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主题!其实稍微回顾一下女性写作历史,一些女作家,早就用艺术实践拥抱了这个主题。像美国斯陀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德国的克里斯塔·沃尔夫《分裂的天空》和《卡桑德拉》,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的《我儿子的故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中国萧红的《生死场》,印度年轻的作家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等等,从种族歧视、民族矛盾、战争等不同层面,阐释了自由、平等、民主对于构建人类美好生活家园的重要性。虽然我们进入了21世纪,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局部战争引起的硝烟,宗教的流血冲突,并没有止息。

文学这时能做什么?女作家能做什么?

谁说“头发长见识短”?

文学不能拯救世界,但它能给人的心灵世界注入泉水,让人活得安宁。

2005年,我在创作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时,写到了一个鄂温克族女人,在迷山时遭遇黑熊,怕黑熊袭击,她脱掉上衣。因为在传说中,熊的前世是人,只因犯罪被上天贬成兽,而熊是不伤害在它面前露出乳房的女人的。在那一刻,熊不是野蛮的兽,而是满怀慈悲的山林教主,它最终放过了鄂温克女人。当然这是我在小说中的描写。而事实是,我在大兴安岭山林小镇生活时,尽管女人们也常进山,但那些被熊袭击的人,也的确都是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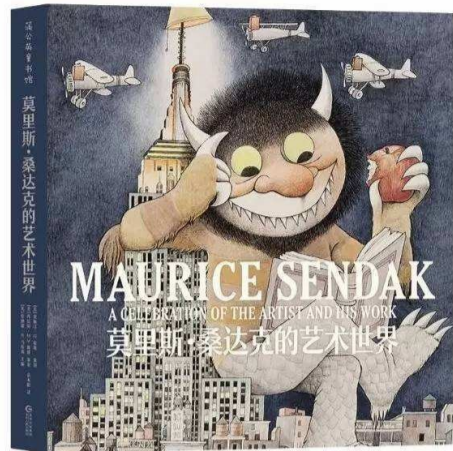
世界上除了一些少数民族的特殊风习,男人一般是不留长发的,而女人喜欢留长发。可是中国有句俗语,叫作“女人头发长见识短”。那么女人头发长,见识果然少吗?

至少从我列举的女作家的文学实践来说,非也。而且,女性还成了这世民间神话和传说的有力传播者。那些我们祖母辈儿的人,也许不识字几个字,可脑子里装满了故事。那故事中的人是星辰的化身,那故事中的动物能开口说话,那故事中的蘑菇变成了房屋,那故事中的石头居然流出眼泪,那故事中的枕头插上了翅膀,那故事中的葫芦里藏着金娃娃。

这些故事从哪里来?显然不从书本中来,它们口耳相传,不知多少世纪,如一条隐秘的岁月之河,悄悄流过我们的心田,滋润和照耀着我们。女作家的写作,同这些没有拿起笔来的民间神话传承人一样,柔情备至。

(摘自《也是冬天,也是春天》,迟子建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全世界最懂童书的人谈——为什么童书很重要?



童书《莫里斯·桑达克的艺术世界》,伦纳德·S·马库斯编辑作品。

几周前,媒体人王雪在上海国际童书展,遇到了美国童书领域最知名的作家和童书推广人——伦纳德·S·马库斯。他们在一起探讨了,聊“为什么童书对孩子很重要?”以下是王雪对伦纳德·S·马库斯观点的整理,本期悦读和大家一起分享。

培养同理心,倾听自己的声音

孩子们都很好奇,而绘本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它可以激发孩子的好奇心,打开他们的想象力。

书可以培养孩子的同理心,他们知道了别人的观点,学会尊重,这是一种培养他们同理心和善良的方式。同时,他们也是在倾听自己的声音,正是这种两面性才使得阅读格外重要。

当孩子们的感情世界开始变得复杂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些感情很陌生,无法理解,不知道如何处理,所以当他们在看这些图画书时,里面的人物刚好也在生气,他们就会认出这种情绪,再了解自身的情绪,这样孩子们知道他们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复杂情感的人。书本对孩子们来说是一种安慰,它们将生活变成了许多的观点。

童书要写出孩子能理解的内容

孩子们需要童书,不管是他们在学会阅读文字之前或者之后。当他们能够阅读文字的时候,更多孩子还是倾向于去读那些配有插画的图书,所以在给孩子的书中,越来越多的书都配上了漂亮的插画。

对于出版社来说出版配有插画的书越来越难了。在美国,现在一些彩色印刷的技术已经跟不上了,因为一切都是在向中国印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生产这些书更加困难了。

很多给成年人写书的作家觉得他们可以给孩子写书,也希望写一本给孩子的书,但他们就是没办法跨过那道坎,写出孩子能够理解的内容。童书创作并不一定困难,但却是与给成年人写书不同。你需要尊重这些不同。

什么对孩子好?每个国家标准不一!

孩子们都很聪明,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聪明,特别是在看图的时候,他们可以有更多联想,而这对大人来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同样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都有一套“什么对孩子是好的”的标准。

如果了解美国人对于“什么对孩子是好的”的标准,你可以看看他们是怎么描述死亡的。在美国,很少有童书涉及到死亡,就算有也是轻描淡写的。但在欧洲,很多图

画书都在谈论死亡,他们对死亡这一事实讨论得更深刻更直接。他们认为孩子们可以接受这些,也需要学会接受这些。所以书还是会有界限的,从对死亡及对现实的讨论,在美国的家庭中,死亡更多的是以名言警句的形式出现,家长们也会觉得孩子们可能会害怕死亡这个概念。但其实每个孩子都知道家里有“死亡”的存在,他们的祖父母或者某个亲戚可能就是死亡的。

美国杂志和报刊培养小读者

《纽约时报》正在研究怎么样让读者从小就能开始读报,并养成长期读报的习惯。所以给孩子的板块是纽约为此做的一件事情,这个板块很有趣。有很多新闻,他们想以一种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去报道新闻,但同时孩子们也能够从中得到乐趣,像是谜题、游戏还有一些插画。

有时候纽约时报还会选择一个学校,去那里就一个话题去采访孩子们对这个话题的想法,孩子们很喜欢这样,他们喜欢有不同的观点,也想要自己的观点被听到。

在20世纪时,美国有很多专门给小朋友出版的杂志,这些都是孩子们主要的阅读材料,但这是在图书市场发展之前的事了。现在有很多书有其他一些替代产品,这些产品的内容都比杂志要丰富得多,这就是为什么这两种媒介在美国现在依然是分开传播的。

为什么畅销书中总有青少年书籍?

美国的童书市场一直以来都很强,有很长一段时间,最佳销售的图书中总是有青少年书籍,而这也合理,因为就算你的家庭预算很紧张,你不会考虑给自己买书,但你会肯定会给你的孩子买书,美国人都认为给孩子的书籍很重要。如果你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童年,你就需要牺牲自己给他们买书。

就算是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人们都几乎没钱了但还是会给孩子买书,这就像一种传统。现在还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电子书是书籍的未来,但事实上是孩子们喜欢翻书页,他们喜欢用手触摸书籍。而对于图画书来说,出版社现在正在把图画书做得更加精致,会加上一些亮闪闪的元素。

所以从很多方面来看,童书不仅仅引导孩子,同样也在引导大人,他们同时也和孩子一起成长。同样的,还有许多人是从儿童心理学研究得出的,这也影响着儿童书籍的出版。

相关链接

伦纳德·S·马库斯,人称“全世界最懂童书的人”,致力于英美童书与童书发展史的研究已逾30年。他经常为包括《纽约时报书评》在内的专业媒体供稿,也为许多广播、电视专栏供稿。他在艾瑞克·卡尔图画书艺术馆担任理事,策划并主持了纽约公共图书馆有关儿童书发展史的具有标志意义的展览活动——《为什么童书很重要:童书AB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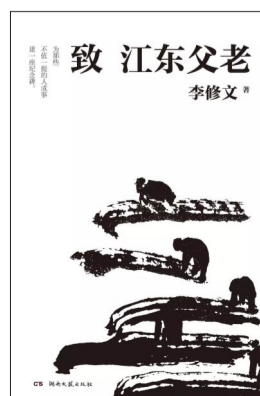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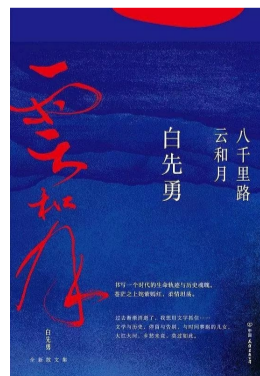
新书

1.《八千里路云和月》

作者:白先勇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时代华语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
书籍简介:《八千里路云和月》是白先勇的全新作品集,书写一个时代的生命轨迹与历史魂魄,是故事的日积月累,更是填不满的文化乡愁。作者在字里行间深感生命中值得纪念的这些人、那些事,是永远回忆不完的人生财富,折射出他的成长经历、心路历程及审美理想。白先勇用毕生的沉淀之笔,描绘了一幅至真的生命画卷,引领读者逐渐触碰那滚烫的文学家胸怀。它就像蜿蜒的长河,有说不完道不尽的余韵,在寂静无声的文字中,蕴含着丰沛的生命力。

2.《致江东父老》

作者:李修文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
书籍简介:每个人,都有自己记忆深处的江东父老。李修文新作《致江东父老》书中著写的对象,是在今天叙事中越来越放不下的典型中国式面孔:落魄的民间艺人、与孩子共散的中年男人、过了气的女演员、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得不抛弃自己孩子的女人、爱上了疯子的退伍士兵、靠歌唱获取勇气的穷人……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就这么不值一提地活了一辈子,作者写下他们,写下力量,勇气,情义。



读史札记 “冬至”蕴含中国人的生命哲学

赵染芹

冬至来临,想起杜甫的“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晚唐诗人韩偓的“阴冰莫向河源塞,阳气今从地底回”和宋代朱淑真的“黄钟应律好风催,阴伏阳升淑气回”……

古人缘何认准冬至“阳气”开始回升?因为先民最早的时间观念,都与日、月两大自然标识有关,而冬至就是先民观察“天时”的最早发现之一。

没有观测卫星、高倍望远镜、云计算工具等精密仪器,古人通过对日、月运行轨迹的深入观察,就比较准确地掌握了时间及气候变化。《尚书·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意思说,尧帝命令羲和与和氏,敬慎地遵循天数,推算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制定出行法,敬慎地把天时时节告诉人们。而《周礼·地官·大司徒》说得更详细:“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日景(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也就是说,西周已将一年分为冬至、春分、夏至、秋分四个节点,此后据此推算其他节气点,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对应24节气。西汉刘安《淮南子》“时则训”篇便完整记载了二十四节气。

“冬至”意味着冬天真正来临。“小雪封地,大雪封河,冬至进九”的民谣更形象地说明冬至以后的天气变化情况。到了汉代,人们认

为自冬至起,天地阳气开始兴作渐强,代表下一个循环开始,是大吉之日。皇帝于此日祭天,群臣互相祝贺。此习俗一直延续至清代。《汉书》有“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的记载。汉至魏晋,平民百姓则用“烧日长一线”方式庆祝“冬至阳气起”。明张岱《夜航船》卷一“冬”篇谓:“魏晋宫中女工刺绣,以线揆日长短,冬至后比常添一线之功。故曰日长一线。”

唐宋时期,“冬至”地位很高,内外官吏放七天长假,跟现在春节长假一样。文人墨客纷纷写诗作词称颂“阳气回升”,普通百姓除了穿新衣、享美食、祭祀先人,参与政府专为冬至开放的民间赌博等外,当年流行的《数九歌》依然传唱至今。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还作一首《冬至日作》:“似闻钱重新炭轻,今年九九不难成。”明清时期,京津地区的民间又流行贴绘“九九消寒图”。清富察敦崇史料笔记《燕京岁时记》还介绍了《消寒图》具体画法:“上阴下晴雪当中,左风右雨要分清,八十一全点尽,春回大地草青青。”颇似现今人们翻日历书。

流传至今的冬至习俗告诉我们,古人的时间制度和观念,代表着一种文化归属。在最寒冷的环境中营造新期待的心境,进而带来一种共同的感受,凝聚大家的认同感。古人开发“冬至”节气,蕴含着生命的哲学。

